

從《香港文學》看香港文學（八）



我們所熟悉的香港作家，如戴天、也斯、吳煦斌、黃國彬、梁錫華、胡菊人、亦舒、阿濃、杜漸、顏純鈞、陳浩泉等等，變成了加拿大籍，以乎把香港文壇的一半都搬去了，只不過其中的不少人如也斯、戴天、黃國彬、顏純鈞等其實主要還是呆在香

港，這樣他們其實變成了雙重身份。在加拿大的香港作家太多，這裏介紹一下早年去加拿大，並創立了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的盧因，及後來四任副會長陳浩泉。

盧因（1935－），原名盧昭靈，生於香港，英文書院畢業。他是五十年代《文藝新潮》的主要作家之一，曾以小說《私生子》獲得「文藝新潮小說獎金短篇小說入選作品」第二名。1973年，盧因移民加拿大，但他仍然關注香港，《香港文學》創刊號，他就發表了小說《彈簧》。到了第2期上，他以盧昭靈之名發表了《加拿大華人文學的過去與未來》，表現了他對加拿大華文文學的關注。1987年，他和梁麗芳成立了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，成為創會會長，次年，《香港文學》還出現了《訪盧因談「加華作協」》（42）。盧因後來在《香港文學》發表了一些小說和回憶文章，但他的創作應該已經過了高峰期。

陳浩泉（1949－），福建南安人，1962年大學畢業來港，在左翼報刊任職。1973年出版的詩集《日曆紙上的詩行》，是他的第一部著作。在長篇小說上，他自己較為喜歡《香港狂人》（1983）和《香港九七》（1990）等。1992年，陳浩泉移民溫哥華，並成為加華作協的四任會長，與盧因來往密切。陳浩泉在《香港文學》上發表的作品，以詩歌居多，如《夜景》（21）、《悼綠》（26）、《望夫山》（29）等。2012年4月，《香港文學》刊載了「陳浩泉專輯」。

去美國的港人也不少，不過情況有所不同。五六十年代，不少香港年輕人去美國留學，有的回來了，有的就留在了美國，其中頗多著名學者，如余英時、葉維廉、劉紹銘、鄭樹森、張錫等。常在《香港文學》發表作品的香港美裔作家有：

葉維廉（1937－）1955年去「台大」，後去美國，1967年他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，留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任教，

從此扎根美國。1985年《香港文學》創刊後，葉維廉在創刊號上發表了《閒話散文的藝術》，當年又發表了詩歌《布達佩斯的故事》（4）、《北京的晚虹》（9）等。2001年冬天，澳門大學舉辦「葉維廉與漢語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葉維廉與崑南和王無邪「三劍客」重聚，《香港文學》為此專門做了一個專輯。

柯振中（1945－），幼年隨父母移居香港，1972赴美。赴美之前，柯振中是六、七十年代香港活躍作家。他最早的兩部作品，是16歲刊於1961年香港《青年樂園》的《悲慘世界》和《地板》。1962年，他獲《星島日報》學生徵文小說首獎。六十年代以來在《工商日報》、《星島日報》、《中國學生周報》、《當代文藝》、《海光雜誌》等報刊上發表作品，出版長篇小說《愛在虛無飄渺間》（1967）、《心靈的醫院》（1968），短篇小說集《月亮的性格》（1967）、《在原来的地方》（1972）、《龍傷——港人素顏》（1990）等。柯振中創作生命力很旺盛，《香港文學》創刊後，他繼續發表了《青角》（42）、《白虎》（63）等小說，故事發生的地點仍然還是香港。

鵬外鷗（1912－1995）的情況稍有特殊，他早年在香港、後來回內地、晚年又去了美國。鵬外鷗自小在香港就讀，主要在港粵一帶從事文學活動。抗戰後回到香港，轉向左翼，編《詩群衆》，加入《中國詩壇》，發表了《狹窄的研究》、《和平的礎石》等表現香港的詩。1944年，鵬外鷗出版《鵬外詩集》，收錄1931－1943年間詩作，其中「香港的照相冊」和「桂林的裸體畫」兩個系列的組詩較為突出。鵬外鷗的詩整體屬於左翼，但自成一體，被稱為「未來派」和「反抒情詩派」。鵬外鷗晚年到美國，不過繼續在《香港文學》發表作品，他的詩歌近年來重新引起詩歌界的關注，被稱為「文學史上的失蹤者」。

當然，《香港文學》並不僅僅發表來自香港的北美華裔作家的作品，還有很多著名美裔華人作家的名字出現在《香港文學》上。來自加拿大華文作家有洛夫、痲弦、張翎、陳謙等，來自美國的華人作家有陳若曦、王鼎鈞、劉荒田、嚴歌苓等，他們都在《香

港文學》發表作品，很多人都有專輯出現。

在世界華文文學中，歐洲華人作家數量較少，不過卻有幾位來自香港的作家。林涓是荷蘭華文作家，蓬草、綠騎士和黎翠華是法國華文作家。

林涓（1945－）出生福建泉州，1973年從上海移居香港，1990年移居荷蘭，屬於二度移民。林涓從內地到香港後，先任職記者，採訪了如錢鍾書等大量的文化名人。她同時開始寫作，1986年她出版了散文小說集《誘惑》，1990年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淚灑苦行路》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。到荷蘭後，林涓於1991年創辦了荷比盧三國華人寫作會，並出任會長。2013年的「歐華文學會」，就是在此基礎上成立的。2005年10月，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她的五十萬字長篇小說《天望》。林涓到荷蘭以後，一直和香港保持聯繫，她為香港《文匯報》寫了10年的專欄，在《香港文學》也一直發表小說，如《墓》（114）、《辮子》（124）、《湖魚》（126）、《孤獨者》（148）、《我的笨拙哥哥》（153）等。

蓬草（1946－），自小就讀英文書院，投稿《中國學生周報》學生版，受到編輯吳平鼓勵，走上文學道路。1975年，她赴法國巴黎留學，先後就讀巴黎大學和國立高等翻譯學院。蓬草登上《香港文學》較晚，作品有《我家之街道》（195）、《就這樣子》（200）、《調景嶺》（204）、《鄰居》（206）、《園中》（219）、《深底處》（243）、《風景》（252）等。《香港文學》在2010年第11期給她做了一個專輯，並由盧瑋鑾親自對她做了一個採訪。



▲葉維廉是居於美國的作家，在《香港文學》上曾經多次發表文章

綠騎士（1948－），1969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，1973年赴巴黎，就讀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院。她的作品開始由素葉出版，出版過《綠騎士之歌》（1978）、《石夢》（1996）、《啞爭之醒》（2002）等。她在《香港文學》上發表的小說有：《忘河水仙》（242）、《詩葡萄》（272）、《巴黎梧桐人》（281）、《紅塵捕影人》（315）等。《香港文學》在2011年第3期給她做了一個「專輯」。

黎翠華（1958－），成長於筲箕灣，後去法國學畫畫。移居法國，但多來往於法國和香港之間。1987年，小說《游民》獲香港「中文文學創作獎」小說組首獎。1988年獲得台灣《中央日報》小說佳作獎。黎翠華登上《香港文學》較早，在創刊號就發表了散文《山水遙遙》，其後又發表了為數不少的作品，貫穿了《香港文學》的始終。《香港文學》在2010年第10期，給黎翠華做了一個專輯。

有趣的是，《香港文學》上刊載這三個人的專輯，時間挨得很近，並且其中有不少互評，如蓬草寫綠騎士的《街道和花》，綠騎士寫蓬草的《蓬草的森林》，黎海華寫蓬草的《蓬草理想國的森林》等。作家之間顯然是相互熟悉的，《香港文學》大概也希望打造一個香港的「法國作家群」。

《香港文學》在1995年和2006年組織過兩次澳洲華文文學專輯（127）、（261），露面的作家數量頗為不少，然而出名的不多，最著名的當數來自香港的梁羽生。

梁羽生（1924－2009），出生於廣西蒙山，1949年來港。1954年，梁羽生就在《新晚報》上連載《龍虎門京華》，成為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。1987年，梁羽生赴澳洲定居。梁羽生對澳華文學很重視，親自撰寫了《澳洲的中國移民文學》，發表於《香港文學》2006年第九期上。香港也沒有忘記梁羽生，浸會大學於2001年邀請他來港講座，

·趙稀方

博士，教授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、現代文學研究室主任，著有《後殖民理論》、《翻譯現代性》、《理論與歷史》、《小說香港》等著作。劍橋大學、哈佛大學訪問學人，波蘭羅茲大學，台灣成功大學、東華大學等校客座教授。

春花秋月何時了

□綠騎士

二姐忽然打破沉默，湊近他輕聲吟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」。真不可思議，石頭竟活起來了，他續吟：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。她說：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，他答：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聲音蹣跚但肯定，唇邊綻出一個近乎頑皮的微笑。三哥說：「心無彩鳳雙飛翼。」他

有板有眼地答道：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」笑得開心了。

亞林對女兒說：「午飯之前，我們先去黃竹坑探探你的二舅公。」小樓不耐煩地嘟囔：「幾千年沒見過他，是誰都弄不清。我忙著，下午約了中學同學……」亞林拍拍她的肩說：「你過幾天便返美國了。今次假期這麼短，連親戚都沒空見。只有這個機會了。」又說：「二姐跟我約的，因為大哥剛從溫哥華抵步，三弟後天便回威靈頓，四妹不久也返荷蘭，趁這機會一起去探二舅。他從侯斯頓搬了回來才幾個月，他在香港的女兒豬女照顧他，她剛去了印尼出差……」小樓掩着耳朵嚷道：「你說得我頭昏了。」不過又不想太逆父親的意願，他說：「是個很親的人，而且只留一會兒。」

在鐘站口匯合。人潮吵嚷中大家都圍着小樓嘖嘖讚嘆：「女大十八變！」「大學一年級了！」「理科高才生！靚女叻女！」小樓最怕這一套。

轉南港島線，下了一層又一層，像地心探險。到達後出到路面，要爬上一段好高好斜的路，像通上天堂。

不再記憶得到痛苦，一種廉價的天堂。療養所的助理把二舅推送到大廳中。他衣服和容貌都整潔，至在輪椅裏。

「你認得我嗎？我是誰？」各人紛紛和舅地問道，他有點點頭，但答不出來，就溫文地笑着。

臉孔是張揉皺了的地圖：最長的一段路，是在一間大酒樓中當會計，養活一家五口。在數字中打滾的時候，心中總飛向文學。略克道那層窄小吵鬧的唐樓中，他有一個無望的夢想：擁有一間安靜的書房。然後繞到萬水千山之外，夢想竟然成真了。寬闊的書房極清靜，太清靜了。四周都沒有人的聲。這兒的花園大屋，間間都差不多同一模樣，兩次出去散步都蕩失了路，不再敢輕易出門。女兒女婿去了上班，家中有七頭豬。他有的是時間，潛進心愛的唐詩宋詞。整理成筆記，又將自己的古體詩輯印成集。到華僑中文講課，竟也有些許人愛聽。詩詞可以越過幾百年，越過峻嶺汪洋。但要靠老件開車送去，因為自己眼睛不好，完全不敢駕駛。她顫巍巍地

握着輪盤，公路像條洶湧大河，兩人險守著一隻小舟，向詩與人間划去，竟是最美好的時刻。她跌倒後再也沒能開車，路程還，安排人來接送很不方便，便只有留在家中餵那七隻貓兒了。老伴走了。漸漸他忘記她已不再了，等待她下一刻就回來，便不再傷心。

兒女們決定送他回香港。在忘河中竟也隱隱感到兩岸是較為親切的風景。小樓從大窗俯瞰：高樓大廈叢林後，碧藍的海灣長天，十分晴美，使人迷信永恒。

四妹說：「你記得你要把滿書房的書都送給我嗎？可惜我沒有地方。」三弟說：「你記得我們去過侯斯頓探你們嗎？」他仍是漠漠微笑。「記」字原來可以變得

很殘忍。

「你掛念家中那七頭貓兒嗎？」大哥問。他眼中微光一閃，但立刻又消失了。

二妹提到他的三個孩子，兩個仍還留在侯斯頓，他沒做聲。「你最錫「豬女，是嗎？」他忽然點頭，說：「是啊，「豬女拉心肝，」語句像混了泥的水，但可聽明白。大家都笑了。

可是，跟着向他提起無論怎樣親切的時刻，他也只是滿眼茫然，像是一切都沒有發生過。所有話都如微風拂過一塊大岩石。再無語可說，像個瞎荒原。

二姐忽然打破沉默，湊近他輕聲吟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」。真不可思議，石頭竟活起來了，他續吟：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。她說：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，他答：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聲音蹣跚但肯定，唇邊綻出一個近乎頑皮的微笑。三哥說：「心無彩鳳雙飛翼。」他

有板有眼地答道：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」笑得開心了。

亞林對女兒說：「午飯之前，我們先去黃竹坑探探你的二舅公。」小樓不耐煩地嘟囔：「幾千年沒見過他，是誰都弄不清。我忙著，下午約了中學同學……」亞林拍拍她的肩說：「你過幾天便返美國了。今次假期這麼短，連親戚都沒空見。只有這個機會了。」又說：「二姐跟我約的，因為大哥剛從溫哥華抵步，三弟後天便回威靈頓，四妹不久也返荷蘭，趁這機會一起去探二舅。他從侯斯頓搬了回來才幾個月，他在香港的女兒豬女照顧他，她剛去了印尼出差……」小樓掩着耳朵嚷道：「你說得我頭昏了。」不過又不想太逆父親的意願，他說：「是個很親的人，而且只留一會兒。」

在鐘站口匯合。人潮吵嚷中大家都圍着小樓嘖嘖讚嘆：「女大十八變！」「大學一年級了！」「理科高才生！靚女叻女！」小樓最怕這一套。

轉南港島線，下了一層又一層，像地心探險。到達後出到路面，要爬上一段好高好斜的路，像通上天堂。

不再記憶得到痛苦，一種廉價的天堂。療養所的助理把二舅推送到大廳中。他衣服和容貌都整潔，至在輪椅裏。

「你認得我嗎？我是誰？」各人紛紛和舅地問道，他有點點頭，但答不出來，就溫文地笑着。

臉孔是張揉皺了的地圖：最長的一段路，是在一間大酒樓中當會計，養活一家五口。在數字中打滾的時候，心中總飛向文學。略克道那層窄小吵鬧的唐樓中，他有一個無望的夢想：擁有一間安靜的書房。然後繞到萬水千山之外，夢想竟然成真了。寬闊的書房極清靜，太清靜了。四周都沒有人的聲。這兒的花園大屋，間間都差不多同一模樣，兩次出去散步都蕩失了路，不再敢輕易出門。女兒女婿去了上班，家中有七頭豬。他有的是時間，潛進心愛的唐詩宋詞。整理成筆記，又將自己的古體詩輯印成集。到華僑中文講課，竟也有些許人愛聽。詩詞可以越過幾百年，越過峻嶺汪洋。但要靠老件開車送去，因為自己眼睛不好，完全不敢駕駛。她顫巍巍地

握着輪盤，公路像條洶湧大河，兩人險守著一隻小舟，向詩與人間划去，竟是最美好的時刻。她跌倒後再也沒能開車，路程還，安排人來接送很不方便，便只有留在家中餵那七隻貓兒了。老伴走了。漸漸他忘記她已不再了，等待她下一刻就回來，便不再傷心。

兒女們決定送他回香港。在忘河中竟也隱隱感到兩岸是較為親切的風景。小樓從大窗俯瞰：高樓大廈叢林後，碧藍的海灣長天，十分晴美，使人迷信永恒。

四妹說：「你記得你要把滿書房的書都送給我嗎？可惜我沒有地方。」三弟說：「你記得我們去過侯斯頓探你們嗎？」他仍是漠漠微笑。「記」字原來可以變得

很殘忍。

「你掛念家中那七頭貓兒嗎？」大哥問。他眼中微光一閃，但立刻又消失了。

二妹提到他的三個孩子，兩個仍還留在侯斯頓，他沒做聲。「你最錫「豬女，是嗎？」他忽然點頭，說：「是啊，「豬女拉心肝，」語句像混了泥的水，但可聽明白。大家都笑了。

可是，跟着向他提起無論怎樣親切的時刻，他也只是滿眼茫然，像是一切都沒有發生過。所有話都如微風拂過一塊大岩石。再無語可說，像個瞎荒原。

二姐忽然打破沉默，湊近他輕聲吟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」。真不可思議，石頭竟活起來了，他續吟：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。她說：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，他答：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聲音蹣跚但肯定，唇邊綻出一個近乎頑皮的微笑。三哥說：「心無彩鳳雙飛翼。」他

有板有眼地答道：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」笑得開心了。

亞林對女兒說：「午飯之前，我們先去黃竹坑探探你的二舅公。」小樓不耐煩地嘟囔：「幾千年沒見過他，是誰都弄不清。我忙著，下午約了中學同學……」亞林拍拍她的肩說：「你過幾天便返美國了。今次假期這麼短，連親戚都沒空見。只有這個機會了。」又說：「二姐跟我約的，因為大哥剛從溫哥華抵步，三弟後天便回威靈頓，四妹不久也返荷蘭，趁這機會一起去探二舅。他從侯斯頓搬了回來才幾個月，他在香港的女兒豬女照顧他，她剛去了印尼出差……」小樓掩着耳朵嚷道：「你說得我頭昏了。」不過又不想太逆父親的意願，他說：「是個很親的人，而且只留一會兒。」

在鐘站口匯合。人潮吵嚷中大家都圍着小樓嘖嘖讚嘆：「女大十八變！」「大學一年級了！」「理科高才生！靚女叻女！」小樓最怕這一套。

轉南港島線，下了一層又一層，像地心探險。到達後出到路面，要爬上一段好高好斜的路，像通上天堂。

不再記憶得到痛苦，一種廉價的天堂。療養所的助理把二舅推送到大廳中。他衣服和容貌都整潔，至在輪椅裏。

「你認得我嗎？我是誰？」各人紛紛和舅地問道，他有點點頭，但答不出來，就溫文地笑着。

臉孔是張揉皺了的地圖：最長的一段路，是在一間大酒樓中當會計，養活一家五口。在數字中打滾的時候，心中總飛向文學。略克道那層窄小吵鬧的唐樓中，他有一個無望的夢想：擁有一間安靜的書房。然後繞到萬水千山之外，夢想竟然成真了。寬闊的書房極清靜，太清靜了。四周都沒有人的聲。這兒的花園大屋，間間都差不多同一模樣，兩次出去散步都蕩失了路，不再敢輕易出門。女兒女婿去了上班，家中有七頭豬。他有的是時間，潛進心愛的唐詩宋詞。整理成筆記，又將自己的古體詩輯印成集。到華僑中文講課，竟也有些許人愛聽。詩詞可以越過幾百年，越過峻嶺汪洋。但要靠老件開車送去，因為自己眼睛不好，完全不敢駕駛。她顫巍巍地

握着輪盤，公路像條洶湧大河，兩人險守著一隻小舟，向詩與人間划去，竟是最美好的時刻。她跌倒後再也沒能開車，路程還，安排人來接送很不方便，便只有留在家中餵那七隻貓兒了。老伴走了。漸漸他忘記她已不再了，等待她下一刻就回來，便不再傷心。

兒女們決定送他回香港。在忘河中竟也隱隱感到兩岸是較為親切的風景。小樓從大窗俯瞰：高樓大廈叢林後，碧藍的海灣長天，十分晴美，使人迷信永恒。

四妹說：「你記得你要把滿書房的書都送給我嗎？可惜我沒有地方。」三弟說：「你記得我們去過侯斯頓探你們嗎？」他仍是漠漠微笑。「記」字原來可以變得

很殘忍。

「你掛念家中那七頭貓兒嗎？」大哥問。他眼中微光一閃，但立刻又消失了。

二妹提到他的三個孩子，兩個仍還留在侯斯頓，他沒做聲。「你最錫「豬女，是嗎？」他忽然點頭，說：「是啊，「豬女拉心肝，」語句像混了泥的水，但可聽明白。大家都笑了。

可是，跟着向他提起無論怎樣親切的時刻，他也只是滿眼茫然，像是一切都沒有發生過。所有話都如微風拂過一塊大岩石。再無語可說，像個瞎荒原。

二姐忽然打破沉默，湊近他輕聲吟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」。真不可思議，石頭竟活起來了，他續吟：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。她說：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，他答：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聲音蹣跚但肯定，唇邊綻出一個近乎頑皮的微笑。三哥說：「心無彩鳳雙飛翼。」他

有板有眼地答道：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」笑得開心了。

亞林對女兒說：「午飯之前，我們先去黃竹坑探探你的二舅公。」小樓不耐煩地嘟囔：「幾千年沒見過他，是誰都弄不清。我忙著，下午約了中學同學……」亞林拍拍她的肩說：「你過幾天便返美國了。今次假期這麼短，連親戚都沒空見。只有這個機會了。」又說：「二姐跟我約的，因為大哥剛從溫哥華抵步，三弟後天便回威靈頓，四妹不久也返荷蘭，趁這機會一起去探二舅。他從侯斯頓搬了回來才幾個月，他在香港的女兒豬女照顧他，她剛去了印尼出差……」小樓掩着耳朵嚷道：「你說得我頭昏了。」不過又不想太逆父親的意願，他說：「是個很親的人，而且只留一會兒。」

在鐘站口匯合。人潮吵嚷中大家都圍着小樓嘖嘖讚嘆：「女大十八變！」「大學一年級了！」「理科高才生！靚女叻女！」小樓最怕這一套。

轉南港島線，下了一層又一層，像地心探險。到達後出到路面，要爬上一段好高好斜的路，像通上天堂。

不再記憶得到痛苦，一種廉價的天堂。療養所的助理把二舅推送到大廳中。他衣服和容貌都整潔，至在輪椅裏。

「你認得我嗎？我是誰？」各人紛紛和舅地問道，他有點點頭，但答不出來，就溫文地笑着。

臉孔是張揉皺了的地圖：最長的一段路，是在一間大酒樓中當會計，養活一家五口。在數字中打滾的時候，心中總飛向文學。略克道那層窄小吵鬧的唐樓中，他有一個無望的夢想：擁有一間安靜的書房。然後繞到萬水千山之外，夢想竟然成真了。寬闊的書房極清靜，太清靜了。四周都沒有人的聲。這兒的花園大屋，間間都差不多同一模樣，兩次出去散步都蕩失了路，不再敢輕易出門。女兒女婿去了上班，家中有七頭豬。他有的是時間，潛進心愛的唐詩宋詞。整理成筆記，又將自己的古體詩輯印成集。到華僑中文講課，竟也有些許人愛聽。詩詞可以越過幾百年，越過峻嶺汪洋。但要靠老件開車送去，因為自己眼睛不好，完全不敢駕駛。她顫巍巍地

握着輪盤，公路像條洶湧大河，兩人險守著一隻小舟，向詩與人間划去，竟是最美好的時刻。她跌倒後再也沒能開車，路程還，安排人來接送很不方便，便只有留在家中餵那七隻貓兒了。老伴走了。漸漸他忘記她已不再了，等待她下一刻就回來，便不再傷心。

兒女們決定送他回香港。在忘河中竟也隱隱感到兩岸是較為親切的風景。小樓從大窗俯瞰：高樓大廈叢林後，碧藍的海灣長天，十分晴美，使人迷信永恒。

四妹說：「你記得你要把滿書房的書都送給我嗎？可惜我沒有地方。」三弟說：「你記得我們去過侯斯頓探你們嗎？」他仍是漠漠微笑。「記」字原來可以變得

很殘忍。

「你掛念家中那七頭貓兒嗎？」大哥問。他眼中微光一閃，但立刻又消失了。

二妹提到他的三個孩子，兩個仍還留在侯斯頓，他沒做聲。「你最錫「豬女，是嗎？」他忽然點頭，說：「是啊，「豬女拉心肝，」語句像混了泥的水，但可聽明白。大家都笑了。

可是，跟着向他提起無論怎樣親切的時刻，他也只是滿眼茫然，像是一切都沒有發生過。所有話都如微風拂過一塊大岩石。再無語可說，像個瞎荒原。

二姐忽然打破沉默，湊近他輕聲吟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」。真不可思議，石頭竟活起來了，他續吟：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。她說：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，他答：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聲音蹣跚但肯定，唇邊綻出一個近乎頑皮的微笑。三哥說：「心無彩鳳雙飛翼。」他

有板有眼地答道：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」笑得開心了。

亞林對女兒說：「午飯之前，我們先去黃竹坑探探你的二舅公。」小樓不耐煩地嘟囔：「幾千年沒見過他，是誰都弄不清。我忙著，下午約了中學同學……」亞林拍拍她的肩說：「你過幾天便返美國了。今次假期這麼短，連親戚都沒空見。只有這個機會了。」又說：「二姐跟我約的，因為大哥剛從溫哥華抵步，三弟後天便回威靈頓，四妹不久也返荷蘭，趁這機會一起去探二舅。他從侯斯頓搬了回來才幾個月，他在香港的女兒豬女照顧他，她剛去了印尼出差……」小樓掩着耳朵嚷道：「你說得我頭昏了。」不過又不想太逆父親的意願，他說：「是個很親的人，而且只留一會兒。」

在鐘站口匯合。人潮吵嚷中大家都圍着小樓嘖嘖讚嘆：「女大十八變！」「大學一年級了！」「理科高才生！靚女叻女！」小樓最怕這一套。

轉南港島線，下了一層又一層，像地心探險。到達後出到路面，要爬上一段好高好斜的路，像通上天堂。

不再記憶得到痛苦，一種廉價的天堂。療養所的助理把二舅推送到大廳中。他衣服和容貌都整潔，至在輪椅裏。

「你認得我嗎？我是誰？」各人紛紛和舅地問道，他有點點頭，但答不出來，就溫文地笑着。

臉孔是張揉皺了的地圖：最長的一段路，是在一間大酒樓中當會計，養活一家五口。在數字中打滾的時候，心中總飛向文學。略克道那層窄小吵鬧的唐樓中，他有一個無望的夢想：擁有一間安靜的書房。然後繞到萬水千山之外，夢想竟然成真了。寬闊的書房極清靜，太清靜了。四周都沒有人的聲。這兒的花園大屋，間間都差不多同一模樣，兩次出去散步都蕩失了路，不再敢輕易出門。女兒女婿去了上班，家中有七頭豬。他有的是時間，潛進心愛的唐詩宋詞。整理成筆記，又將自己的古體詩輯印成集。到華僑中文講課，竟也有些許人愛聽。詩詞可以越過幾百年，越過峻嶺汪洋。但要靠老件開車送去，因為自己眼睛不好，完全不敢駕駛。她顫巍巍地

握着輪盤，公路像條洶湧大河，兩人險守著一隻小舟，向詩與人間划去，竟是最美好的時刻。她跌倒後再也沒能開車，路程還，安排人來接送很不方便，便只有留在家中餵那七隻貓兒了。老伴走了。漸漸他忘記她已不再了，等待她下一刻就回來，便不再傷心。

兒女們決定送他回香港。在忘河中竟也隱隱感到兩岸是較為親切的風景。小樓從大窗俯瞰：高樓大廈叢林後，碧藍的海灣長天，十分晴美，使人迷信永恒。

四妹說：「你記得你要把滿書房的書都送給我嗎？可惜我沒有地方。」三弟說：「你記得我們去過侯斯頓探你們嗎？」他仍是漠漠微笑。「記」字原來可以變得

很殘忍。

「你掛念家中那七頭貓兒嗎？」大哥問。他眼中微光一閃，但立刻又消失了。

二妹提到他的三個孩子，兩個仍還留在侯斯頓，他沒做聲。「你最錫「豬女，是嗎？」他忽然點頭，說：「是啊，「豬女拉心肝，」語句像混了泥的水，但可聽明白。大家都笑了。

可是，跟着向他提起無論怎樣親切的時刻，他也只是滿眼茫然，像是一切都沒有發生過。所有話都如微風拂過一塊大岩石。再無語可說，像個瞎荒原。

二姐忽然打破沉默，湊近他輕聲吟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」。真不可思議，石頭竟活起來了，他續吟：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。她說：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，他答：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聲音蹣跚但肯定，唇邊綻出一個近乎頑皮的微笑。三哥說：「心無彩鳳雙飛翼。」他

有板有眼地答道：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」笑得開心了。

亞林對女兒說：「午飯之前，我們先去黃竹坑探探你的二舅公。」小樓不耐煩地嘟囔：「幾千年沒見過他，是誰都弄不清。我忙著，下午約了中學同學……」亞林拍拍她的肩說：「你過幾天便返美國了。今次假期這麼短，連親戚都沒空見。只有這個機會了。」又說：「二姐跟我約的，因為大哥剛從溫哥華抵步，三弟後天便回威靈頓，四妹不久也返荷蘭，趁這機會一起去探二舅。他從侯斯頓搬了回來才幾個月，他在香港的女兒豬女照顧他，她剛去了印尼出差……」小樓掩着耳朵嚷道：「你說得我頭昏了。」不過又不想太逆父親的意願，他說：「是個很親的人，而且只留一會兒。」

在鐘站口匯合。人潮吵嚷中大家都圍着小樓嘖嘖讚嘆：「女大十八變！」「大學一年級了！」「理科高才生！靚女叻女！」小樓最怕這一套。

轉南港島線，下了一層又一層，像地心探險。到達後出到路面，要爬上一段好高好斜的路，像通上天堂。

不再記憶得到痛苦，一種廉價的天堂。療養所的助理把二舅推送到大廳中。他衣服和容貌都整潔，至在輪椅裏。

「你認得我嗎？我是誰？」各人紛紛和舅地問道，他有點點頭，但答不出來，就溫文地笑着。

臉孔是張揉皺了的地圖：最長的一段路，是在一間大酒樓中當會計，養活一家五口。在數字中打滾的時候，心中總飛向文學。略克道那層窄小吵鬧的唐樓中，他有一個無望的夢想：擁有一間安靜的書房。然後繞到萬水千山之外，夢想竟然成真了。寬闊的書房極清靜，太清靜了。四周都沒有人的聲。這兒的花園大屋，間間都差不多同一模樣，兩次出去散步都蕩失了路，不再敢輕易出門。女兒女婿去了上班，家中有七頭豬。他有的是時間，潛進心愛的唐詩宋詞。整理成筆記，又將自己的古體詩輯印成集。到華僑中文講課，竟也有些許人愛聽。詩詞可以越過幾百年，越過峻嶺汪洋。但要靠老件開車送去，因為自己眼睛不好，完全不敢駕駛。她顫巍巍地

握着輪盤，公路像條洶湧大河，兩人險守著一隻小舟，向詩與人間划去，竟是最美好的時刻。她跌倒後再也沒能開車，路程還，安排人來接送很不方便，便只有留在家中餵那七隻貓兒了。老伴走了。漸漸他忘記她已不再了，等待她下一刻就回來，便不再傷心。